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

### (前 言)

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它浅显易懂，生动活泼，适应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融知识性和思想性于娱乐性和趣味性之中，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著名童话，都早已跨越了国家的界碑，冲破了时代的藩篱，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包括童话和儿童小说两个系列，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文学新天地。愿它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编 者

1995年6月

## 澳大利亚儿童小说

## 虚惊一场

盖利·约翰逊

杰弗逊老师觉得很奇怪，他最喜欢的学生安地今天居然没有请假就不来上课。以前，安地从来没有旷过他的课，因为安地非常喜欢音乐，天赋也好，每次上杰弗逊老师的音乐课，他都表现十分出色。“安地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杰弗逊先生不安地想着。虽然音乐课已经结束，但他根本没有心思休息。

杰弗逊先生正托着腮帮为安地担心，办公室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杰弗逊先生抬头一看，不由惊叫起来：“安地！你这是怎么回事？”

安地正一步步向老师身边走来。可他脸上见不到丝毫往日的无忧无虑的笑容，只有深深的悲哀和眼眶里正在打转的眼泪。更让杰弗逊先生吃惊的是，安地的头上戴着一个金黄色的大鸟笼！

杰弗逊先生连忙站起身，扶着安地在椅子上坐下。他刚要动手摘安地头上的鸟笼，安地急忙把他制住：“请您不要摘我头上的鸟笼，杰弗逊先生。我是罪有应得。我犯了凶杀罪。”

“你？你安地犯了凶杀罪？这简直不可思议，”杰弗逊先生大惑不解地望着安地。

“是的，我是凶手。我不知道以后我该怎么办，”安地哀伤地看着老师。

“安地，你放松一些。你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安地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不过，您一定要给我保守秘密。”

杰弗逊先生想了想，马上微笑着点点头。

于是，安地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安地和邻居家的小姑娘麦奇是好朋友。安地的宠物是一只名叫特拉普的小狗。这条小狗很听话，但也很没出息。安地家里一来客人，不管来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小，特拉普总是高兴得摇头摆尾，围着客人亲昵地转个不停，甚至还会在地上打滚。难怪妈妈开玩笑说，要是家里来了盗贼，特拉普照样会上去舔人家的手表示欢迎。当然，特拉普最怕的还是安地妈妈。每当安地妈妈发火时，特拉普总是第一个开溜。虽然，妈妈发火时，安地自己也常常吓得拔腿就跑，但他一直认为特拉普太胆小怕事。因为大多数时候妈妈是生安地的气，跟特拉普毫无关系，特拉普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害怕。尽管如此，安地还是很喜欢特拉普。

麦奇却不喜欢养狗。她养了一只名叫莫扎特的虎皮鸚鵡。莫扎特不会飞，因为他只有一个翅膀，但莫扎特唱歌唱得非常好听。麦奇是在森林里野炊的时候发现莫扎特的。当时，莫扎特已经被一条黄狗叼到嘴里。麦奇看到这情景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从黄狗嘴里把莫扎特救了下来。但那条贪婪的狗已经咬掉了莫扎特一个翅膀。也许是因为莫扎特成了残废，麦奇更加爱护它。她请爸爸在后院留出一块空地，用铁丝网给莫扎特做了一间很大的鸟舍。她一有空就给莫扎特喂东西，逗莫扎特玩。这样时间一长，莫扎特几乎成了麦奇最心爱的伙伴，在麦奇面前莫扎特的歌也越唱越好听。

上星期五，安地带着特拉普去看麦奇。麦奇正好在给莫扎特喂食。她一

---

虎皮鸚鵡是澳大利亚一种长尾鸚鵡，叫声很好听。

看到特拉普便生气地对安地说：“你真不应该带特拉普一起来，你知道莫扎特怕狗。”

然而，特拉普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一边在地上打滚一边兴高采烈地伸缩着四肢，算是向麦奇问好。

安地虽然在心里直骂特拉普不争气，嘴里却在为自己的小狗说好话：“你看，麦奇，特拉普这样子怎么会伤害莫扎特呢？”

麦奇走进莫扎特的鸟舍，又招手叫安地进去，但她坚持要在门边放几块大砖头，把特拉普关在外面。

麦奇轻轻地抱起莫扎特，让鸚鵡站在她的手心上。莫扎特开始歌唱。歌声宛转悦耳，安地听得如痴如醉，顷刻之间把其他的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

过了一会儿，麦奇又轻轻地把莫扎特放到地上，对安地说：“我们带莫扎特出去散散步，但你必须把特拉普拴住。”

安地二话没说就把小狗拴到旁边的树干上。为了保护这么可爱的鸚鵡，安地心甘情愿让自己的宠物受一些委屈。

于是，麦奇和安地高高兴兴地打开鸟舍的门，让莫扎特出来散散心。鸚鵡在后院的草坪上一边轻轻蹦跳一边欢快地歌唱。安地陶醉在这个如诗如画的意境中。他想象着自己来到神话般的世界中。那里有绿茵茵的雪花，而在雪地上漫步的是一只鹅黄色的小企鹅，为企鹅伴奏的是美妙无比的仙鹤。

安地真希望这么美好的时刻能够永远继续下去。然而，麦奇说莫扎特走累了，应该抱它回家休息。安地恋恋不舍地看着麦奇把莫扎特放回鸟舍，锁上鸟舍门，又在门外放好两块砖头。

可怜的特拉普一直静静地呆在原地。莫扎特散步时，它远远地看着，不时伸出舌头舔嘴唇。莫扎特回到鸟舍后，它知道自己快自由了，便兴奋地竖起一个耳朵，另一个耳朵却仍然耷拉着——这是特拉普的“特异功能”，每当它使出这一绝招时，它就格外讨人喜欢。

连麦奇都忍不住走过去拍拍特拉普的后背说：“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狗。不过，安地，你千万不能让它靠近莫扎特。”

“不用担心，”安地爽快地点点头，“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特拉普这么做的。”

“谢谢你。除了莫扎特，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麦奇认真地说。

安地激动地朝麦奇笑笑，转身往自己家走去。特拉普摇着尾巴紧紧跟着。安地一看妈妈还没有回来，便兴奋地招呼特拉普进屋。安地妈妈一直不允许安地把小狗带进屋子；但特拉普很聪明，只要房门稍微隙开一条缝，它就会用前爪把门拨开。当然，有时候正好赶上妈妈在家，特拉普一开门就会吓得拔腿开溜。

星期六一一大早，安地就和妈妈一起去看奶奶。妈妈从来不让安地带特拉普一起到奶奶家去，所以，安地只好把特拉普寄存到养狗场。可怜的特拉普哭红了鼻子。它最讨厌养狗场，每次把它送到那儿时，它都会悲痛欲绝地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安地，弄得安地心里也十分难受。安地知道，对特拉普来说，呆在养狗场比坐牢还痛苦。特拉普不仅会思念小主人，而且会恐惧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它总担心养狗场别的狗会欺负它。

所以，安地在奶奶家那一天也是六神无主，老怕特拉普出事。好在妈妈很快开车带安地回家了。当然，安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养狗场把特拉普领出来。安地把小狗抱到膝盖上，心疼地抚爱它。特拉普睁着那双棕色的大眼

睛委屈、忧伤地望着小主人。安地不由得对妈妈说，“今天晚上让特拉普到屋里来睡吧。”

“绝对不行，”妈妈的口气很硬，“你把它拴在棚里。平常怎么做，今天仍然怎么做。”

“噢，可怜的特拉普！”安地暗暗叫苦。那天晚上，他趁妈妈不注意，蹑手蹑脚地钻到狗棚中，解开绳子，把特拉普抱到自己的房间里，让它在他的床上和他一起睡觉。安地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老嫌特拉普脏。他最了解特拉普，知道它是一条爱整洁的小狗，一有空就把浑身上下舔得干干净净。

可是，妈妈从来都坚持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狗都是脏兮兮的，只配住狗窝、狗棚。更要命的是，妈妈对狗的气味特别敏感。无论什么时候安地偷偷把特拉普带进房间，妈妈都能嗅出空气中的狗味。安地曾经在特拉普呆过的地方点上卫生香，企图蒙混过关。可最后总是被妈妈识破真相，挨一顿臭骂。

这回安地把特拉普抱进房间睡觉，早已做好第二天挨批的准备。所以，他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屋。然后就钻进被窝，美美地睡起了大觉。

安地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和麦奇结婚了，小夫妻俩带着莫扎特和特拉普在一座风景如画的热带岛屿上幸福地生活。那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树木郁郁葱葱。更妙的是，莫扎特长出了新的翅膀，可以自由自在飞翔了。可它不愿意离开救护它的麦奇，每天都用动人的歌声陪伴安地和麦奇。当然，它再也不用住在用铁丝围起来的鸟舍中。它在一棵芒果树上筑巢安家；芒果树就在安地和麦奇的新家的花园中，所以莫扎特仍然和麦奇朝夕相伴。

安地沉浸在美妙的梦境中。等他一觉醒来，已经是太阳高照了。好在这天是星期天，睡睡懒觉也没有关系。安地揉揉眼睛，伸伸懒腰，欢欢喜喜地下床穿衣。

然而，他刚套上运动衣就发现，特拉普不见了！

安地朝窗外望去，只见特拉普正在院子里玩耍，嘴里还衔着一个浅黄色的网球。

安地马上不安地想到，特拉普又要倒霉了，因为妈妈特别讨厌网球被狗的唾液弄湿，她说这样一来网球就会在她手上留下绿色的痕迹。

“对，我们家的网球都是绿色的。那么，特拉普嘴里那个黄色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安地越想越担心，就不顾一切地从窗户上跳出来，向特拉普奔去。

特拉普看到小主人过来便兴奋地撒腿猛跑。它特别喜欢和安地玩追跑的游戏。现在，特拉普像被猎人追踪的兔子，一边跑一边上下跳跃，还不时得意地甩甩尾巴。

安地渐渐靠近特拉普，心也越跳越快。好几次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但愿是个球，或者是妈妈的手套，或者是我那台新买的随身听。可千万别是……”安地焦急得不敢往下想。

突然，特拉普灵机一动，朝地下室奔去。安地加紧步伐追上去大喊：“出来，你这条该死的狗！”可特拉普躲在里面一动不动。“出来，要不我杀了你！”安地挥着拳头不顾一切地叫喊，眼里噙满了泪水。

特拉普终于明白：这回主人动了真格！于是，它又仰面躺倒，伸缩着四肢求饶。安地看着特拉普的赖样，更是火上浇油。他一个箭步冲下去要揍特拉普。小狗一看情形不妙，赶紧放下那个黄色的玩艺儿，返身奔出地下室。

安地顾不得惩罚特拉普，马上伸手去抓那个毛茸茸的东西。可是一切都

晚了。他手里的莫扎特已经死了。小鸟身上粘满了血污和狗的唾液；眼睛发白，没有一丝活气；两条瘦小的腿僵硬得像缝衣针。莫扎特用一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盯着安地，再也唱不出优美悦耳的歌了。

安地痛苦地低下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滴一滴滚落下来，流进嘴里。安地舔着苦涩的泪水，心中充满悔恨和自责：“我的狗弄死了莫扎特。这都是我的错。昨天晚上我要是把特拉普拴在狗棚里，这件事根本不会发生。现在我怎么向麦奇交待？她要是知道了这一切肯定会恨死我和特拉普。而且，她妈妈会来找我妈妈告状，那特拉普怎么办？”

安地从地下室出来回到院子里。特拉普不知所措地晃着尾巴。它也明白，自己闯祸了。

安地冲到特拉普身边，狠狠地踢了它几脚。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狠心地对待特拉普。一时间，安地真想把特拉普杀了。可是，当他看到特拉普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时，马上意识到特拉普没有错，它只是一条狗。

安地蹲下身抱住特拉普大哭起来：“噢，特拉普，特拉普，你都做了些什么啊？”停了一会儿他又哭着自言自语：“安地，安地，你又做了些什么？”

过了好长时间，安地才站起身。他把特拉普拴到狗棚里，然后抱着莫扎特回到自己的房间。

莫扎特显得那么僵硬、渺小。安地觉得自己的心现在肯定也是这个样子。

他想到麦奇。麦奇要是发现莫扎特这么死了，肯定会伤心得和他断绝关系。安地越想越觉得不能让麦奇知道真相。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安地忽然想起，今天他没有看到麦奇家的车，他们一家人都出去野炊了。

“趁时间还早，赶快去买一只虎皮鹦鹉，要和莫扎特长得一模一样的！”安地突然有了主意。他跑到车库里，找出一个覆盖着灰尘的金黄色鸟笼。安地很小的时候，一直以为这只鸟笼是金子做的，但妈妈告诉他：“哪里是金子做的，镀了一层金罢了。”

然后，安地用柔软的餐巾纸小心翼翼地把莫扎特包好，放到衣服口袋里。他打开钱包一看，里面有七块澳元，买一只鹦鹉足够了。于是，安地推出自行车，把鸟笼系在车架上，骑着自行车向宠物市场奔去。

安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地骑过自行车。他只觉得两旁的树木在哗哗地往后退，迎面扑来的风抽打着他的耳朵。不一会儿，他就骑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了。但他咬咬牙，一个劲儿地往前骑。甚至到了威系山下也不停车，而是伏倒身子，使出浑身力气，蹬着轮子往山上冲。安地知道，一般人都是推着自行车上山的，但他必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宠物市场很快就要关门了。

安地终于冲到山顶。他觉得两条腿阵阵发酸，胸口也闷得慌。但他顾不得休息，擦了擦不断掉到眼睛里的汗水，冲下山坡向市场奔去。

安地到宠物市场的时候，那些装载宠物的面包车都快启动离开。顾客已经全部走光，地上到处是热狗包装纸和白菜帮子。卖宠物的各个摊位都空空荡荡的，既不见宠物，也没有卖主和顾客。

安地放好自行车，跑到那些面包车跟前，挨个观察。他看到许多品种的猫、狗、豚鼠、金丝熊、热带鱼，就是没有看到虎皮鹦鹉。

安地绝望地低下头：“这下完了，彻底完了。莫扎特死了。麦奇会恨死我，恨死特拉普，我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安地听到一声清脆的鸟叫。“是画眉在叫！”安地兴奋得跳

起来。他知道，有画眉就会有别的鸟，很可能还会有虎皮鹦鹉。

安地循声望去，看到一辆小巧的面包车里有一个巨大的鸟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鸟。开车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

安地连忙奔过去大喊：“请问，您这儿有没有虎皮鹦鹉？”

“都在鸟笼里呢，”她说，“现在都已经收拾好，我不想再拿出来啦。你下星期再来吧，孩子。”

“不行，我现在就要买，”安地一边哭一边恳求她。

那妇女摇摇头，开始启动面包车的发动机。

安地赶紧从口袋里掏出莫扎特，打开包在外面的餐巾纸。妇女看看莫扎特那小小的粘满血污的身体，叹着气关掉发动机，从车里搬出鸟笼。

安地看到笼子里有画眉、金丝雀、百灵鸟、戈拉鸟，还有二十来只虎皮鹦鹉。一开始，安地只见到蓝色的和绿色的，找了半天才发现一只浅黄色的虎皮鹦鹉。哪只鸟长得很像莫扎特，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我要是把这只鸟放到麦奇家的鸟舍中，麦奇肯定不会怀疑的，”安地欣慰地想着。

“十块钱，”那妇女说，“浅黄色的鹦鹉不常见啊。”

安地把钱包摊开给她看：“我只有七块钱。”

那妇女收了七块钱，轻轻地把鸟放到安地手上：“拿去吧，孩子。我也曾经是个孩子。”

安地把鹦鹉放到鸟笼中，发疯似地骑车往家跑。他觉得这回真可以把自己比作一条航船，在经历了暴风雨之后终于可以平安靠岸了。他不断催促自己快地往前骑，赶在麦奇回家之前把鹦鹉放到鸟舍中。

终于，安地到家了。麦奇家的门口仍然没有汽车。“谢天谢地，他们还没有回来，”安地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冲进自己家的后院，打开边门进入麦奇家的后院。麦奇给莫扎特精心编制的鸟舍空荡荡的，只有那扇铁丝门在风中摇晃。安地看看手中的金色鸟笼，里面的鹦鹉怯生生地坐着，扑闪着翅膀。

“糟了，”安地不由得失声惊叫起来，“莫扎特只有一个翅膀，不会飞。可这只新鹦鹉两个翅膀都好好的。噢，上帝！麦奇一眼就能看出，这只鸟不是莫扎特。”

安地茫然地从笼子里捧出那只小鸟，张开它的翅膀，哽咽着说：“小鸟，小鸟，你这副模样帮不了我。我拿你怎么办呢？”

安地明白，自己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现在只能把小鸟放走。他一边松手一边轻声说：“再见了，小鸟，再见了。”

安地一直等到鹦鹉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才慢慢走向自己的家。他伏在桌上痛苦地思索着：“这下麦奇很快就会知道一切。是我没有听妈妈的话，把特拉普抱到房间里睡觉，然后它才偷偷跑出去弄死了莫扎特。这都是我的错。我是凶手。我应该对莫扎特的死负全部责任。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麦奇；而她再也不会理我。”

想到这儿，安地绝望地抽泣起来。忽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去把莫扎特埋葬了，然后什么也不说。麦奇会以为莫扎特逃出去迷了路，再也回不来了。”

可转念一想，安地又觉得不妥，因为麦奇一定会认为是特拉普把鸟舍的门打开的，她甚至会叫安地和她一起去寻找莫扎特。如果那样的话，安地就得装模作样地帮麦奇寻找莫扎特，虽然他明明知道莫扎特已经死去。

过了一会儿，安地又想出一个办法。那是一个巧妙的、也是很可怕的办

法：他要把莫扎特放回鸟舍，再用砖头把鸟舍门关紧；这样麦奇就会以为莫扎特年纪大了，是自然死亡。

问题是，莫扎特浑身都是血迹和脏物。安地必须把它洗干净。

于是，安地把莫扎特的尸体抱到洗衣房，轻轻地给她冲洗。小鸟身上的血洗掉了许多，但有一部分已经和羽毛粘结在一起，很难洗去。安地把莫扎特泡在盆中，撒上一些洗涤剂，终于把她洗得干干净净。

望着浑身湿漉漉的莫扎特，安地内疚地低下头：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卑鄙！

然而，安地一边责备自己一边却在继续自己的计划。他找来妈妈的吹风机，把莫扎特的羽毛吹干、弄松。不一会儿，莫扎特又恢复了往日毛茸茸的可爱模样，只是眼睛呆滞，毫无生气。安地轻轻合上莫扎特那双似乎是充满谴责的眼睛，然后溜到麦奇家的后院中向鸟舍走去。安地觉得自己和那些不安好心，在珠宝店门口来回窥探的盗贼没什么两样。

他走进鸟舍，把莫扎特放到铺着木屑的地上。他感到无比的紧张，却又暗自庆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这个可怕的秘密。现在，我安全了。特拉普也安全了。我们仍然是麦奇的好朋友。”他关好鸟舍的门，回到家里。

那天晚上，安地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总是出现麦奇忧伤的面孔。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又做起噩梦来。安地梦见自己在坐牢，孤单单的，没有任何人来探望他，甚至连囚犯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给别人带来这么多的痛苦和悲哀。

第二天一大早，安地就从梦中惊醒，脑袋昏昏沉沉的，心情也坏透了。他从窗户往外望去，只见麦奇和她的爸爸妈妈都围在鸟舍周围。安地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明白，麦奇肯定在哭。他真害怕看到麦奇伤心的泪珠。

安地呆呆地立在窗前，看到麦奇爸爸伸出胳膊疼爱地搂住女儿的肩膀，麦奇妈妈弯腰捧起莫扎特轻轻放到女儿手中。

安地只觉得心像被针扎着似的难受。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又一次感到一切都是他的错，可怜的特拉普不过是一条狗，一条不懂事的狗；他本来应该把特拉普拴住，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噢，凶手，我是凶手。更可怕的是，谁也不会知道这点。这个可怕的秘密会伴我度过一生。”

于是，安地拿着那个金色的鸟笼，跑到车库，用老虎钳在鸟笼底部剪开一个大洞，然后把笼子戴到自己头上。

“这是我应该受到的惩罚。以后我将永远戴着这个鸟笼，忏悔我的罪过，”安地沉重地对杰弗逊老师说，算是讲完了他的故事。

杰弗逊先生爱怜地拍拍安地的肩膀，启发道：

“安地，你错了，你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的责任并不在你。即使你有责任，也不能一辈子背包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应该有勇气去面对它，解决它。你为什么不去找麦奇，把一切都告诉她，然后卸下你头上的笼子，像过去一样快乐地生活？”

安地点点头。他抬头望望窗外，正好看到麦奇向杰弗逊先生的办公室走来。麦奇低着头，缓慢沉重地一步步走着，仿佛一下子年长了许多岁。

杰弗逊先生赶紧走出办公室，迎上前去把麦奇带进办公室。安地看到，麦奇的眼睛哭得红红的，面孔却毫无血色，像一张白纸。

安地不敢正眼注视麦奇，只好偷偷背过身去。

“对不起，我今天没来上您的课，”他听到麦奇轻声细语地说，“不过，

我不是要逃课。我很伤心，因为我的虎皮鹦鹉莫扎特死了。上星期五死的。爸爸说她年纪太大了，是自然死亡。”

安地低下头，羞愧得满脸通红。他真恨自己怎么这么懦弱，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对麦奇说明真相。忽然，他觉得有些疑惑：麦奇怎么说莫扎特是星期五死的？

“不是星期五，”安地终于鼓足勇气开口说话了，“是昨天，星期天死的。”

“不，”麦奇说，“莫扎特是星期五死的。那天你还来过。后来它就死了。星期六我们把它埋在后院中。这些你不知道的，因为你们全家都出去了。可是，昨天，我们回家的时候，发现有人把她挖出来，重新放回了鸟舍。”

顿时，安地兴奋地一把摘掉鸟笼，扔进垃圾箱中。接着，他把自己做的荒唐事一古脑儿讲出来给麦奇听。麦奇惊讶地看着安地，她真没想到莫扎特的死闹出了这么大的误会。

杰弗逊先生看到安地和麦奇和好如初，不禁也高兴地笑了。他拉着两个小朋友的手慈爱地说：“这星期天我一定给麦奇买一只最美丽的虎皮鹦鹉。条件是，以后你们俩上课不许迟到，也不许逃课，你们看好不好？”

安地和麦奇都兴奋地拍手欢迎杰弗逊先生的建议。不过，他们还委屈地反问了老师一句话：“我们什么时候迟到、逃课了？”

倪卫红 编译

## 蛋白石奇遇记

夏·赖特森

爱丽斯一回家就知道大事不妙。妈妈正站在洗衣机旁，一只手抓着爱丽斯换下的那条牛仔裤，另一只手摊开着，上面有好多黑色的小球球一样的东西。妈妈正疑惑不解地左右端详着这些小球球，看到爱丽斯进来便大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爱丽斯后悔自己太粗心，忘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先掏出来再把牛仔裤交给妈妈。现在怎么办呢，妈妈看到爱丽斯低着头，脸红耳赤地站在那里，心里更加来气。她把手伸到爱丽斯面前厉声问道：“爱丽斯，别再瞒我了。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玩艺儿？”

爱丽斯看着自己的脚尖，做了几下深呼吸才壮着胆子说：“羊粪！”

“羊粪！”妈妈尖叫一声，手里的黑球球应声散落到地板上。妈妈抓过一块毛巾，使劲地搓擦着双手，一双冒火的眼睛狠狠地盯着爱丽斯。

“这下真完了，”爱丽斯暗自叫苦，“我要不把事情讲清楚，妈妈肯定要惩罚我，不是不准我一个月自由活动，就是停发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于是，爱丽斯壮着胆子抬起头，恳求地望着妈妈：“这事我能讲清楚。您听我讲完以后也许就不会这么生气了。请您千万给我一个机会。”

妈妈点点头，听女儿讲述下面的故事。

爱丽斯有个朋友，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但大家都叫他“纸人”，因为他从来不穿衣服，只是用绳把大小不同的报纸绑裹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天冷的时候他要裹上好几层报纸，等天热了再解下一些。“纸人”不看重钱，也不喜欢买东西。他认为大家没必要买这买那活得那么累。

“纸人”住在悬崖边的小屋中，可以俯瞰碧波万顷的大海。小屋是“纸人”亲自动手用树皮搭成的。屋里的地毯是报纸铺成的，床上的被褥也都是纸做的。生活在悬崖边的禽兽、鱼鸟都是“纸人”的朋友。他曾经告诉爱丽斯：“我不需要小汽车，也不需要买房子、冰箱、洗衣机。和我作伴的有天上的星星，海上的凉风，还有空中的鸟，水里的鱼，而云朵每天都有新的故事。我根本不需要电视机。”

“纸人”独来独往，坚信自己的观点是真理。

旁人都把他当疯子，学校里的孩子们也把他当怪物看待。每当他们看到他穿着纸衣在四周漫步，他们就开始用各种难听的话叫骂，但只是在“纸人”离他们比较远的时候孩子们才敢这么做。有时候，有几个稍微胆大一些的孩子会朝“纸人”的方向走几步，喊叫着向“纸人”要烤鱼和炸土豆条吃，但那也都是装腔作势。事实上，孩子们都惧怕“纸人”，除了爱丽斯谁也不敢走近他的树皮小屋。

爱丽斯是“纸人”的朋友。她经常帮“纸人”照料他那些动物。“纸人”有一只红嘴黑鹰，每天都坐在他的床上，哪儿都不愿意去，只是静静地关注“纸人”的一举一动。“纸人”的考拉熊因为受过伤眼睛瞎了，每天得有人给它喂食。此外，“纸人”一发现生病的或受伤的小动物，不管是负鼠、刺猬，还是山羊、海鸥，他都会想办法把它们弄到小屋中，给它们吃药、包扎伤口；精心地照顾它们。等这些小动物恢复健康后，“纸人”再把它们送走。所以，他的小屋总是很热闹。

那天放学后爱丽斯又去看望“纸人”。走近小屋时，爱丽斯发现“纸人”

坐在屋外的一块大岩石上，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用旧报纸做成的口袋，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爱丽斯好奇地问道：“这里面装的是啥呀？”

“纸人”抬起头哀伤地冲爱丽斯笑了笑，“一个朋友。一个生病的朋友。”

爱丽斯掀起一张报纸，看到一只美丽可爱的小袋鼠。小袋鼠的眼神那么温柔，但眼睛是湿润的。爱丽斯感动地想：“纸人”身强力壮，但对动物总是充满爱意，动物们都知道他是永远不会伤害他们的。

望着这么放心地依偎在“纸人”身上的小袋鼠，爱丽斯轻轻问“纸人”：“你可以治好它的病吧？”

出乎她的意料，“纸人”沉重缓慢地摇摇头：“这回比较麻烦。袋鼠肚子里长了瘤，得找兽医做手术。”

爱丽斯知道，“纸人”给成百上千的动物治好过病，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找兽医帮忙，因为一进城人们总是取笑他的纸衣，有时候甚至弄得他不能及时带动物看病。想到这儿，爱丽斯忙说：“别担心，我会带袋鼠去看病的。”

“纸人”感激地望望爱丽斯：“你真是个好姑娘，爱丽斯。可是，兽医是要收费的。做一次手术需要二百块澳元。我们得有二百块钱才行。”

“我可以去募捐，”爱丽斯脑子很快。

“那不行。我不想求人要钱，”“纸人”一边摇头一边走进小屋。不一会儿，他抱出来一只已经生锈的旧铁盒。“纸人”重新在岩石上坐下，伸手从盒子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颗宝石，表面十分光滑，里面是漩涡状的紫蓝相间的花纹，漂亮极了。

“这是蛋白石，”“纸人”说，“也是我最后一块宝石。很早以前留下来的，那时我采过矿。”

蛋白石在“纸人”粗糙皴裂的手掌上轻轻滚动着，爱丽斯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宝石。忽然，“纸人”抓住她的手，掰开她的手指，把蛋白石放到她柔嫩的小手中。

“把这块蛋白石带到城里去，卖给珠宝商。它至少也值二百块钱。你跟他们说要现金，爱丽斯。我知道你是可以信赖的。”

爱丽斯激动得脸都红了。她长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人把二百块钱托付给她，因为好多人都说爱丽斯丢三落四，好多时候像是在做梦。现在，“纸人”这么看重她，爱丽斯能不感动吗？

她站直身体向“纸人”保证：“我一定帮你做这件事。但得等明天放学后我才能去珠宝店，因为现在珠宝店已经关门，明天的课我也不能逃。”

“纸人”脸上绽开了笑容：“真是个好姑娘！”

爱丽斯在悬崖上走着。夕阳西下，染红了一大片海水。海风轻拂着她的脸颊。爱丽斯停下脚步，仔细地端详着蛋白石。她明白这块宝石在“纸人”的生活中肯定有着特殊的意义，而“纸人”是为了救另一条生命才忍痛割爱的。爱丽斯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不让“纸人”失望。

忽然，爱丽斯听到一阵奇怪的叫声，声音很凄凉，有些发颤。开始她以为有人在开玩笑，吓唬她。可她刚走两步，叫声又响了起来：“咩——。”那声音使她想起了饥饿的牛羊。

爱丽斯觉得叫声是从悬崖下面传过来的。她往下看了好一会儿，但什么也没发现。她正准备转身离开，“咩咩”的叫声又响了起来。“好像是羊儿

在求援！”爱丽斯决定会看个究竟。

然而，巨大的海浪猛烈拍击着陡峭的悬崖，悬崖边怪石嶙峋，只有一条断断续续的羊肠小道向下延伸着。爱丽斯两腿发软，不敢往下走，只好坐下来，一只手紧攥着蛋白石，另一只手抓扯着旁边的草木，屁股蹭着地一点一点往前挪去。

爱丽斯艰难地挪到一堆乱石旁，看到前面离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头巨大的公山羊，羊脖子上的链条被灌木缠住，乱成一团。

“好啊，原来是你，”爱丽斯兴奋地喊道。她从来没见过这么脏的公山羊：长长的羊毛已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上面粘结着粪土、灰尘、草叶和小树枝，牙齿发绿，一看到有人过来便变本加厉叫得更响了。

爱丽斯决心帮助这头失魂落魄的公山羊。她不敢站起来，只是坚定地继续往前挪。忽然，她眼睛一亮：前边有一丛乱草！她伸手抓住乱草，使劲往前一蹭便到了山羊旁边。她的另一只手仍然紧握着蛋白石。惊慌之中爱丽斯竟然没想到应该把宝石塞进衣服口袋。

山羊却没有丝毫的畏惧，它低下头开始啃爱丽斯的运动袜。

“别乱啃，你这头笨羊，”爱丽斯急得大叫起来，可山羊头也不回，继续啃咬着，它很快从袜子上撕下一块，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爱丽斯赶紧一手撑地站了起来。她试图用握着蛋白石的那只手把链条从灌木上解下来，但又怕把蛋白石弄丢。结果，折腾得汗流浹背也没有把链条解开。

爱丽斯觉得手掌一阵发酸，蛋白石便从她颤抖的手指间滑落。她发疯似地伸手去抓，可蛋白石毫不留情地沿着羊肠小道向悬崖边缘滚去。

就在这时，山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伸脖子把宝石送到嘴中。

“不！”爱丽斯痛苦地尖叫一声。可是，一切都晚了。她眼巴巴地看着山羊把宝石当甜食吞进了肚里。

和灌木缠在一起的链条终于松开了。山羊便飞速地跑了出去。山羊在前面越蹦越快，爱丽斯在小路上胆战心惊地追赶。要不是路边经常有枯树杂草可以抓扯，爱丽斯很可能会失足跌下悬崖。

愿将仇报的山羊很快跑到路尽头，窜上了悬崖顶。等爱丽斯高一步低一脚爬到顶上时，山羊早已远去，爱丽斯只看到前方有一个灰蒙蒙的东西在蹦跳。

顿时，爱丽斯觉得浑身发冷。她很清楚，蛋白石已经丢了，山羊很快就会跑得无影无踪。这样，可怜的小袋鼠就做不了手术，很难再活下去。而这些都是她的过错。她没脸回去见“纸人”。“纸人”这么信任她，让她用宝石去换二百块钱。她怎么能够面对“纸人”那双充满忧虑的棕色眼睛，告诉他自已把宝石丢失了？！

想到这里，爱丽斯加快步伐，朝山羊逃跑的方向穷追不舍。她能看到山羊，可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永远不会缩短。爱丽斯没想到山羊能跑这么快。她自己是学校的长跑运动员，同学们都称她“飞毛腿”；可现在，她跑得肋骨和肺都疼了也没有追上那头可恶的山羊。

爱丽斯觉得自己跑得快不行了，只好放慢步子，开始快步走。她一边走一边想：怎么样才能把蛋白石弄回来呢？

当然，抓住山羊之后，她可以请兽医把羊肚中的蛋白石取出来。兽医要是不愿意，她会告诉他，只要他把蛋白石取出来， she就把卖蛋白石所得的现

金分一半给他。或者，她可以这么对兽医说：“你给山羊动手术，把蛋白石取出来，再给小袋鼠动手术治病，两次手术都做完，蛋白石就归你。”问题是，兽医不会相信爱丽斯的话，因为她还是个孩子。他可能会客气地笑笑，把爱丽斯打发走。

而且，蛋白石不会永远呆在羊肚子中，爱丽斯越想越担心，万一蛋白石自己跑出来了，那该怎么办？她得想办法抓住山羊，自己把蛋白石找回来。

爱丽斯明白，上去的东西总下来；进去的东西总要出来。既然山羊把蛋白石吞进了肚中，那么它迟早要把宝石和粪便一起拉出来。所以，她只要一刻不停地盯住山羊，并且把羊粪收集起来宝石就一定能回到她手中。

可是，蛋白石在羊肚中的旅程到底要多久才能完成呢？爱丽斯又开始担心新的问题。她知道，山羊吃东西一般很快，而这头公山羊干什么异常迅速，很可能还没等她追上去公羊就把蛋白石拉出来了。想到这儿，爱丽斯鼓足劲又拔腿向前追赶。

爱丽斯跑了一阵，发现山羊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座花园中啃着鲜艳的花朵。

“机会来了！”爱丽斯暗暗高兴。她忍着肋部的一阵阵剧痛继续向前跑。可就在她快到公羊身边时，那畜生抬头张望了一下，它发觉形势不妙拔腿便朝市中心跑去。一路上，公羊又蹦又跳，引得行人都停下来好奇地看它。

“拦住那头羊！”爱丽斯一边追一边气喘吁吁地喊。

可是，谁也没有阻拦公羊。大家都以为爱丽斯在和公羊玩游戏，都觉得很好玩，许多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公羊闯过红灯，逐渐放慢脚步，最后在一家药店前停了下来。爱丽斯惊慌地发现，公羊开始拉屎。

她不顾一切地冲到药店前，看着散落在地上的黑色小球球。“我可不能让它们留在这里，也许其中一颗藏着蛋白石呢，”爱丽斯一边想一边弯下腰，捡起这些黑球球，塞进口袋中。

她不敢看旁人的目光。她知道大家都在看她：一个小姑娘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跪在大街上用双手捡羊粪！她感到脸颊烧得滚烫，但她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把蛋白石找回来。

可恶的是，公羊又无所顾忌地跑了。每当爱丽斯快追上公羊时，那畜生就拉下一串羊粪，随后又扬长而去。爱丽斯每次都得停下脚步，把羊粪捡起。等她终于把公羊抓住时，她所有的口袋都已装满了黑色的小球。

爱丽斯牵着公羊慢慢往家走，时不时还得停下来捡起那畜生的“最新贡献”，路人都以为爱丽斯是个小疯子。

终于到家了，爱丽斯把公羊带进后院。为了防止被父亲发现，她把羊拴在车库后面一根柱子上，然后认真地对公羊说：“别出声。这可是你，我，还有你那些黑球球之间的秘密。”

“咩——”公羊长叫一声，算是响应。

那天晚上，爱丽斯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等家人都入睡后拿着电筒偷偷溜出来两次，但只看到更多的小黑球，没有找到蛋白石。

第二天早晨，爱丽斯穿戴整齐准备上学。她从厨房里拿了一个硬纸盒、一把切奶酪的小刀，然后去看公羊。

真是祸不单行，公羊又不见了。爱丽斯只好先把篱笆旁边公羊拉下的羊粪装进纸盒。然后，沿着有小黑球的路线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那畜生。这

次羊脖子上的链条缠住了上面挂着信箱的木杆，那可恶的畜生正低头啃咬着旁边的玫瑰花。

爱丽斯一时没了主意。如果她把公羊拴回车库后面的柱子，这畜生还会再跑掉，然后天女散花似地到处乱拉它的小黑球，万一拉出的蛋白石让别人发现了，那一切都完了。爱丽斯眼前又浮现出小袋鼠可爱可怜的模样和“纸人”悲哀的目光。最后，她决定，只要能救小袋鼠，她自己可以做最大的牺牲。

于是，爱丽斯牵着公羊到学校上课。她把公羊拴在椭圆形操场旁的一根柱子上，然后进教室在课桌边坐好。

第一节课上诗歌。爱丽斯心不在焉地听史密斯小姐带同学们朗读一首澳大利亚的丛林民谣，眼睛不时向窗外张望。她看到公羊正拽着链条伸长脖子瞅着她的教室，心里不由又一次紧张起来。她突然想起，那盒羊粪就藏在课桌里面，她应该马上检查一下里面是不是裹着蛋白石。爱丽斯看到史密斯小姐背对着她所在的那一排课桌向后走去了，便迅速揭开盒盖，开始用那把小刀切那些小黑球。由于激动和紧张，她的双手都在发颤。

不知过了多久，爱丽斯才注意到，大家都已停止了朗读，教室里死一般寂静，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羞耻感铺天盖地压下来，她抬不起头，只想把纸盒盖上，但她的双手抖得太厉害，一失手把盒子打落到地板上，小黑球放肆地滚向每个角落。

教室里立刻乱了套，孩子们鄙夷地看着爱丽斯，又是狂笑又是怪叫；爱丽斯真希望有个地洞可以钻下去。

就在这时，耐不住寂寞的公羊挣脱链条，穿过前门，昂首阔步地走进爱丽斯的教室。

“这是谁的山羊？”史密斯小姐大喊道。

大家都盯着爱丽斯。

史密斯小姐气得脸都白了：“爱丽斯·汤普森，你把山羊带到学校来干什么？还有，地板上这些脏东西又是什么？”

爱丽斯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她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然而，周围孩子的嘲笑和打闹使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她鼓足勇气对史密斯小姐说：“我得了气管炎，每隔一小时就得喝一次新鲜的羊奶。”

教室里马上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爱丽斯才听到史密斯小姐挖苦的声音：“一头公羊没法给你提供很多鲜奶喝吧。”

孩子们大闹起来，有的笑得在地上打滚，有的捂着肚子直喊“受不了啦”。

爱丽斯恨自己竟然编出这么愚蠢的谎言，而且这么快就让人揭穿了。

“把这头可恶的山羊弄出去！”史密斯小姐颤抖的声音把爱丽斯从难堪和羞辱中惊醒。她拽着链条狠劲把公羊拖出教室带到椭圆形操场边，临走时她含着眼泪对公羊说：“等我回来再把蛋白石拉出来！”

爱丽斯回到教室，咬着嘴唇在众目睽睽下打扫地板。她一边扫地一边向窗外张望。她看到公羊又在往外拉小黑球。

忽然，直觉告诉爱丽斯，公羊终于把蛋白石拉出来了，带宝石的那颗小黑球就在草地上躺着。

爱丽斯心急如焚地向操场望去，只见校足球队的队员们正一路小跑靠近公羊。一个男孩子嫌公羊挡了他的道解开了链条。另外一个男孩子踢着地上的羊粪，可踢了几脚他就停止了。他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捡起了一样

东西。

爱丽斯不顾一切地冲出教室，跑到男孩面前，尖声喊道：“把它交出来！”

“没门儿，”男孩撇撇嘴，“快滚，小姑娘！”

爱丽斯一眼就瞧见了男孩手中那颗紫蓝相间的蛋白石。她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便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男孩的胳膊。男孩的手一松，蛋白石便飞了出去。

蛋白石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在不远处的跑道边落下，差点砸伤正在那里觅食的一只棕色的鸟。

这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那只鸟叼起蛋白石就往空中飞。爱丽斯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清楚地看到那只鸟嘴里衔着宝石在她头顶打了几个转后向海边飞去，气得她大喊一声“回来！放下蛋白石！”便不顾一切地追了过去。公羊也一蹦一跳地尾随着。

爱丽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追上了那只鸟。现在，鸟可能也飞累了，落在海滩运动场的一张秋千上休息。爱丽斯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哄：“鸟儿乖乖，还我宝石；鸟儿乖乖，还我宝石。”

爱丽斯心里很清楚，事情已经不可救药。但她多么希望那只鸟能在她靠近的时候张嘴让蛋白石掉下来！说到底，那只鸟要蛋白石也没什么用啊。

爱丽斯一步步向秋千走近，那只鸟则睁着亮晶晶的小眼睛狡黠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爱丽斯刚到秋千下面，那只鸟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速冲向大海。在海面上鸟越飞越高。最后，它张大嘴，尖叫一声，消失在远处水天一色的灰濛之中。蛋白石从空中缓缓下落，像一滴雨珠被大海无声无息地吸收了。

爱丽斯亲眼看着蛋白石轻盈地投进大海的怀抱，心里明白，此后她永远见不到蛋白石了。

“该死的鸟，”爱丽斯垂头丧气地骂道。

爱丽斯转身向“纸人”的小屋走去。她把蛋白石弄丢了，无法换回二百块澳元，而可怜的小袋鼠已经奄奄一息，急需做手术。“纸人”会怎么说呢？

很快，爱丽斯来到悬崖顶上。她没有勇气去见“纸人”，真希望通向小屋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可以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这是个什么日子，怎么这么倒霉，”她一边走一边想，却听到身后传来“咩——”的叫声。原来，公羊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她。

爱丽斯气不打一处来：“都是你，你这只该死的山羊！”她抓起羊脖子上的链条，十分谨慎地把山羊拴到小池塘旁边的小树上，然后用教训的口吻说：“乖乖地呆在这儿吃草，等我回来！”

山羊望望爱丽斯，眼神充满抱怨，似乎在说：“真不够意思，陪你一起散散步都不行！”

爱丽斯低着头沿悬崖走着。她又开始想那只可怜的小袋鼠，“没有二百块钱就不能请兽医做手术。小袋鼠要是死了，那该怎么办呢？”

爱丽斯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凑这笔钱。她在银行里存了九毛五分钱，那能顶什么用？当然，她可以恳求爸爸把她的零花钱提前付给她。她得跟爸爸说：“好爸爸，请您把以后一百个星期的零花钱先付给我，好吗？”

可是，爸爸会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然后，还会把爱丽斯好好教训一通。

这时，爱丽斯已经能看到“纸人”的小屋了。她觉得两腿发软，一步也

迈不动，便停在那里痴痴呆呆地胡思乱想。

“对不起，”有人在说话。

爱丽斯吓了一跳。她转过身，看到一个秃顶的男人正满脸愁容地望着她。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山羊？”那人问。

“山羊？”

“是的，一只克什米尔山羊，羊毛很长。我千里迢迢把它从印度带到澳大利亚，可这不争气的家伙竟然跑掉了。你一定知道，这种羊很珍贵，我那只公羊值二万块澳元呢，”那人绝望地摇摇头。

爱丽斯正不知所措，又听到那人说：“谁要是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就给他二百块钱奖赏。”

那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钞票在空中晃了几下。

爱丽斯马上眉开眼笑。她一把抓过钞票，然后对那人说：“跟我来吧。”

爱丽斯把公羊还给了秃头男人，又带着小袋鼠去做手术。她把手术后的小袋鼠送回小屋时，“纸人”高兴得手舞足蹈。

不久，小袋鼠痊愈了。爱丽斯和“纸人”一起把它送回了大自然。

“我的故事讲完了，”爱丽斯松了口气说。

妈妈仍然抓着那件口袋被羊粪染黑的牛仔服站在那里，但脸上漾开了柔和的微笑。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说话：

“爱丽斯，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动人的故事。妈妈真高兴，有这么善良的女儿。你还挺过了这么难熬的时光，真不容易。”

妈妈低头看看地板上的小黑球，又说：“别担心，我会把牛仔服收拾干净的。你把地板打扫一下，好吗，”

爱丽斯冲妈妈甜甜地笑着，回头去厨房取掸子和刷子。

倪卫红编译